青樓集

麗情集

遼海神傳 附續集

板橋雜記

拊掌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樓集

黃雪簑輯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竟。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鍾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幷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己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酣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衞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邪。惜乎。天慭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尚奚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簑於行不下時俊。顧屑爲此。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簑。且不白其志也。故幷樊川而論之。噫。優伶則賤藝。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時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謹序

青樓集

元 雪簑 鈎隱輯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拽堵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酹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卻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于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鴛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恕。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　啼玉臂。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鴛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

唱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故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謾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牕曉。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臞栗工張黃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鑿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竝。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京師日色姿藝竝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奉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眞、眞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靜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尙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眞】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燮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

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嘗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編者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朱簾秀之高弟。欠奚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

【周喜歌】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衞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輿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招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闥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

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獃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李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墜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眞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

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廁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扁甌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髯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解.笑談禮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柱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鴉.容色尙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閩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遣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鎭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卻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韃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汩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剌不花嘗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騈牖搆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喁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

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李眞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載）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眞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眞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擫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靑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靑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靑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荅剌蘇頻斟入禮數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

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晉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歷臺省但未免躭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閣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荆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孔千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麗情集

附續集

楊慎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麗情集序

麗情集一卷。尻集一卷。皆升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證而成者也。以緣情而靡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疑古今麗人尙多。所纂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校。姑存之以備一種。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愼撰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妲、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謚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快哉。

妬女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幷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卽劉伯玉妻死。投此水爲神。今按述異記曰。妬女泉在幷州。婦人不得觀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介推妹。又按張果傳。武后召。果卒。死于妬女廟前。又夷堅志治妬龍事。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罪。誅之。

馮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人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秋胡妻

劉子元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徇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字明光）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于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胡曾詠史曰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爲

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至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趙李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疑延年之博。尙有此誤。

吳妃

魏文帝吳妃改襪樣。以羅爲之。復加以綵繡。晝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鞾。

潘妃

東昏侯潘妃以金蓮花步地。曰步步生蓮花。其寶屣直千萬。

盧氏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事相類。

武后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

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搗梨姏之所恥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誨淫。其亦理之不可曉者。

朱滔括兵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髻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遣以束帛放歸。

王霞卿

進士鄭殷彝旋遊會稽。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於是閣。臨軒轉恨。觀物增悲。雖看煥爛之花。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觀題。詩曰。春來引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煙月。雙眉不展自如鈎。鄭生和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對銀鈎。霞卿乃邑宰韓嵩妻。自京師挈之任所。嵩遭暴寇而卒。鄭生欣然謁之。時霞卿竟辭以疾而不見焉。但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答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途中泥婦人。鄭得詩大慙而退。唐會昌中。三鄉有女子題詩于壁曰。西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

空還。謝娘衞女不相待。爲雨爲雲過此山。進士陸眞洞、王祝、劉谷、王倏、李昌鄴、王碩、李儔、張綺、高衢、韋冰、賈馳、十一人和之。曰三鄉略未聞。謁之而不內。恧而退焉。

胡琴婢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曰繪者。名爲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疫。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襄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酬。命酌人間酒一盃。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大絃嘈嘈奔淈淈。浪蹙波間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颼颼。鬼哭神悲秋悉窣。倒腕斜飛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鎭。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寤。歌傳于吳中。

青娥

唐小說。趙嘏嘗惑一美姬。名青娥。後爲浙帥所得。嘏及第。以一詩簡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逢嘏于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又薛宜僚使新羅。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於外。柩至青州。段奠之。一慟而卒。青娥、東美、可謂節妓矣。漢之蔡文姬、陳之樂昌公主。九原如見之。日豈不汗顏乎。

庶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慎撰

李芳儀以下庶古檴字・按庶古膠字・乃先生偶誤・見余場楊錄・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住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人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舞罷遍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十指渡江來十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邦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補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月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茶蘼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悲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期玉。懶更經營買唉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書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哀心有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俄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妻幷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刀落矣。用之驚懼。夜遣幹事賫金幷裴氏還損。損夜促舟去。虬髯亦無蹤跡。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叉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卽林妙士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肖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老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胡應麟曰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輯耕錄有其目大概如琵琶等劇

秦少游女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掠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裘父爲作秦女行云妾家先世居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嫌稱博士妾年長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盼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蕭蕭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盃虜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迷魂不知處詩成吟罷更愀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爲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窮廬空餘詩話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

蘇雲卿

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托帥漕覓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曾茶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渺瀰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渺雲明月曉種

來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濁那復知。寸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卻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鶴馭雲冥冥裏。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卻踏金華路。太史驚詫說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并此湖光不回顧。夢夫孀婦截髽髻。亦有老大閨中女。茶山此歌可激貪鄙。張世南遊宦紀聞載宋隱逸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事。北面挹湖山。築菴仰高。章泉先生名曰瀼園菴。按茶山集此詩不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北。遂以故宋官營求江西省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實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及見。更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像後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主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稱美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衍陶九成乃爲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洗氏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緻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緻夫人（今按宋史李全傳繡旗女將一事亦載之）

王氏

元制婼人妒者乘騾牛狥部中宋劉休妻王氏妬明帝勅令開小店賣皂莢掃箒以辱之（今按南宋劉休妻妬帝勅令云云胡雁麟曰太祖爲徐中山易夫人，卽此，知嫉人妒者必不容于聖王之世非特乘騾牛賣皂莢而已惜皆不著令甲中）

曼靡

列子鄭衞之處子娥媚靡曼注靡曼柔弱也楚辭蛾眉曼睩靡顏膩理注曼澤也靡緻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滑漢書佞幸傳柔曼之態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注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近日有一士夫一日觀佞幸傳不覺色動曰是先得于我心矣一日席上見歌童以手承其頤曰爾何名答曰程嬰乃笑

曰。爾爲程嬰。我卽杵臼。聞者捧腹。

遼陽海神傳

蔡羽述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遼陽海神傳

明　林屋山人蔡　羽述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冪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眞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棗穀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牖皆扃不知何

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逭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俯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眞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愼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巵進酒。巵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蘗所醞。柰何槩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巵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餳。而爽滑異甚。略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巵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巵。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斁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精。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眞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愼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

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愼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荊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闃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卽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于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裀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旣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欲艷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詬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荊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班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

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潛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逐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簏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淸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廻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眞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

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欷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敍往昔。每吐一言。必汍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

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雞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即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欝欝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撤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

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表。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板橋雜記

余懷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龍威祕書及金陵叢刻皆收有此書金陵校勘較精且多尤西堂序故據以排印又龍威本此書目下注有說鈴之一四字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閒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閒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刼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閒閱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煙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與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艮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上卷

明　江甯余　懷著

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竹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鬬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撒笛擪箏。梨園搬演。聲徹九宵。李卞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鷺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遠

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髮。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日。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奬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小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妓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曷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綿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謙益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冕朱惜別留歡恨

馬蹏。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鬱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與周禹錫。聽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開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夾。小名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閨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鬬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整翠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

板橋雜記中卷

麗品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葢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温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鄂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泪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歎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眞、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搆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掌磨隃麋。熱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訌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槩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泰州刺史陳濬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度爲榮國。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閒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而色微黃眉如遠山曈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閒閒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幷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穀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魁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閒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肯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肯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肯生肯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闔閶仍以教女妓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孃雖老尚有風

情話念舊遊濟焉出涕眞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書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誆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翟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棨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

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巵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釂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顧眉生既屬纊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襲亦不之禁也。時襲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襲竟以顧爲亞妻。元配董氏。明兩封孺人。襲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董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董夫人賢節。過翥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荊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

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婦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裏。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純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冨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秖陀菴錦樹林。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赬。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屨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籍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閤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

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磵。筆墨閒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篳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傖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閒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顦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鵑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遘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眞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棊。吹簫度曲。長而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剜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眞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幷得

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宏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鋮。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女。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眞淮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雛璧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五千人。抵鞮汗山。入陘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侠含光。余顏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搨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輦轂。有古任俠風。

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疲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幷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幷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矚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巵、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帨中、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龍崗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籠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値、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畜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

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板橋雜記下卷

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簫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曾囂絲管。以及孌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豔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駕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

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燕爐香。恍斧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擘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斧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孫舂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熱爐香。洗斧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又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皇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眞神仙中人也。宏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羣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杜磴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竇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沙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沈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舉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夫合藥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氍毹上。爲麥軍鶻也。

柳敬亭、秦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

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衣冠之流也。後入左甯南幕府。出入兵閒。甯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閒遇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淮舊事。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沈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川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

翼侯、張掬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蠖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籍。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閣兒阮大鋮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鋮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宗可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窮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煙。良夜知心晝閉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饟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擲。哭詈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鄒城縣之李家莊。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掃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鵑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眞。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髮也驕人。末書云。吳中難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芳之萎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

具殽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鬬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殽餌核春滿檠豹胎閒挾鯉冰脆烏欖分橄欖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裹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褒鈔裨金走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重刻板橋雜記跋

鬘持老人。籍莆田明末。僑寓南都。遂家焉。長子賓碩。字鴻客。次子闕碩。字香祖。金陵詩徵脊著錄。鴻客、有金陵覽古詩。味外軒藁。研山草堂詩樣。曼翁集。板橋雜記。皆所著。然雜記、世尤稱之。蓋六朝臙粉。輒易中人。矧作者身當鼎革。其間稱述哀樂無時。第曰、綢繆北里。憑弔南曲。不其偪與。前之蓮塞仙會品。士女表。曲中志。伎品。後之續記。舊舫錄。新柳記、等書。豔而不哀。稱者乃寡。客秋廛遣。消磨是書。詎意昔者所歡。今迺弗忍卒讀。掩卷冥想。憂從中來。允矣、事有傷心。不嫌異代。然而一灣淮水。興亡何窮。期美人之不來。信吾生之足樂。孤懷耿耿。抑又何焉。春閒。手民謀書付梓。余嗒然若喪。漫無以應。輾轉物色。終焉此侔。嗟乎。茫茫世間。斷腸無所。如有解者。甯識方回已。光緒二十七年夏四月。江甯傅春官識。

拊掌錄

宋元懷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說海較先故據以排印至撰人名氏則據提要定爲宋元懷

四庫全書提要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郛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瓠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

拊掌錄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鼷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竝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秖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

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恠以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踦朝韠。紳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

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以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囘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灶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詆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閽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

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蟮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石軍方熟眠謂湯燁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斲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噱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翻白出閣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鬬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旣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縗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悾不羈謂主者曰乞秖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殽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腴有一庳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悾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吾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塵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憮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抄於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禩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青樓集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潘同曾 殷師竹 豬志政）

G一七六六上

鎮嚴 徐朱